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六十四

史部

北史卷五十三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一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劉貴

蔡雋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任祥

子胄

莫多婁貸文

子敬顯

庫狄迴洛

庫狄盛

張保洛

賀拔仁子相貴

麴珍康德

段琛韓建業

尉標封輔相

范舍樂牒舍樂

侯莫陳相

薛孤延

斛律羌舉

子孝卿

張瓊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叱列平

步大汗薩

薛脩義

慕容儼

庫狄伏連

潘樂

彭樂

暴顯

皮景和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永業

鮮于世榮

傅伏

万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別也少雄果有武
力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構逆逼授太尉後歸魏累遷第
二鎮人酋長孝武帝初封清水郡公隨入關拜司空神
武平夏州普自覆韎城率部歸齊神武躬自迎接
封河西郡公位太尉薨贈太師大司馬錄尚書事子洛
洛字受洛干隨孝武入關除尚書左僕射天平中隨父
東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初神武以其父普尊

老特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願出萬死力以報深恩及河陰之戰諸軍北度橋洛以一軍不動謂西人曰万俟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之神武名其所營地為迴洛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世卒贈太師大司馬太尉錄尚書諡曰武

可朱渾元字道元自云遼東人也曾祖護野肱為懷朔鎮將遂家焉元寬仁有武畧少與神武相知尔朱榮以為別將隸尔朱天光平万俟醜奴等以功封東縣伯孝

武帝立累遷渭州刺史元既早為神武知遇兼其母兄
在東恒表疏與神武往來周文帝有疑心元乃率所部
三千戶發渭州西北度烏蘭津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
出靈州刺史曹湓待元甚厚湓女婿劉豐生與元深相
結遂資遣元元從靈州東北入雲州界周文每遣兵邀
元元戰必摧之神武聞其來遣平陽太守高崇持金環
一枚賜元并運資糧候接元至引見執手後進并州刺
史以貪污劾特見原累以軍功拜司空天保初封扶風

郡王位太傅太師薨贈假黃鉞太宰太師錄尚書元用
兵務持重未嘗敗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長舉襲道
元弟天元亦有將畧便弓馬封昌陽縣伯天保初位殿
中七兵二尚書卒贈都督滄州刺史諡曰恭武天元弟
天和以道元勲重尚東平長公主賜爵宜安鄉男文宣
受禪加駙馬都尉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成臯郡公濟南
即位加特進改封博陵郡公與楊愔同被殺追贈司空
劉豐字豐生普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破六韓

拔陵之亂以守城功除普樂太守山鹿縣公靈州鎮城
大都督賀拔岳與靈州刺史曹湓不睦豐助湓守岳將
自討湓為侯莫陳悅所殺周文帝遣行臺趙善大都督
万俟受洛干復來攻圍引河灌之湓與豐堅守不下豐
乃東奔神武神武以豐為南汾州刺史河陰之役豐功
居先神武執其手嗟賞之及王思政據長社豐與高岳
等攻之先是訛言大魚道上行百姓苦之豐建水攻策
遏洧水灌城水長魚鰲皆游焉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

紹宗見忽有暴風從東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
忽絕漂至城下豐拍浮向土山為浪激不時至西人鉤
之竝為敵所害豐壯勇善戰死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
司徒公尚書令諡武忠子畢嗣第三子龍有巧思位亦
通顯隋開皇中歷將作大匠卒於領軍大將軍八子俱
非嫡妻所生每一子所生喪諸子皆為制服三年武平
中暉所生喪諸弟並請解官朝廷義而不許

破六韓常單于之裔也初呼廚貌入朝漢為魏武所留

遣其叔父右賢王去卑監本國戶魏氏方興率部南轉
去卑遣弟右谷蠡王潘六奚率軍北禦軍敗奚及五子
俱沒于魏其子孫遂以潘六奚為氏後人訛誤以為破
六韓世領部落父孔雀少驍勇背其宗人拔陵率部降
尔朱榮詔封永安縣侯第一領人酋長常孔雀少子沈
敏有膽畧善騎射尔朱榮死常居河西天平中與冀州
刺史万俟受洛干等東歸神武上為武衛將軍齊受禪
封廣川縣公拜太子太保卒於滄州刺史贈尚書令司

徒公太傅第一領人酋長假王諡曰忠武

金祚字神敬安定人也性驍雄尚氣俠魏末以軍功至
太中大夫隨元天穆討平邢杲歷涇岐二州刺史後大
行臺賀拔岳表授東雍州刺史令討仇池氏楊紹先於
百頃未還岳為侯莫陳悅所殺祚克仇池還莫知所歸
俄而神武遣行臺侯景慰諭祚遂解甲而還封安定縣
公後隨魏孝武西入周文帝以祚為兗州刺史歷太僕
衛尉二卿尋除東北道大都督晉州刺史入據東雍州

神武遣尉景攻降之芒山之戰以大都督從破西軍除
華州刺史文宣受禪加開府儀同三司別封臨濟縣子
卒贈司空公

劉貴秀容陽曲人也剛格有氣斷歷尔朱榮府騎兵參
軍榮性猛急貴尤嚴峻任使多愜榮心普泰初行汾州
事棄戍歸齊神武累遷御史中尉肆州大中正加開府
西道行臺僕射貴所歷莫不肆其威酷非理殺害視下
如草芥性峭直攻訐無所回避雖非佐命元功然與神

武布衣舊特見親重卒贈太保太尉公錄尚書事諡忠
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享神武廟庭次子洪
徽嗣樂縣男卒贈都督燕州刺史

蔡雋廣寧石門人也父普北方擾亂走奔五原守戰有
功拜寧朔將軍卒贈燕州刺史雋豪爽有膽畧齊神武
微時深相親附雋初為杜洛周所虜時神武亦在洛周
軍中神武謀誅洛周雋預其計事泄奔葛榮仍背榮歸
尔朱榮從入洛及從破葛榮平元顥封烏洛縣男隨神

武舉義及平鄴破韓陵竝有戰功進爵為侯出為齊州刺史為政嚴暴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部分吏人畏服之性好賓客頗稱施惠天平中卒於揚州刺史贈尚書令司空公諡曰威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

韓賢字普賢廣寧石門人也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作逆榮破後尔朱榮擢充左右榮死尔朱度律以賢為帳内都督封汾陽縣伯後為廣州刺史及齊神武起義度

律以賢素為神武所知恐有變遣使徵之不願去乃密遣羣蠻多舉烽若有寇至使者遂為啓得停賢仍潛使人通誠於神武後拜建州刺史天平初為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兵賢破之親自案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屍間見將至忽起斫賢斷其脛而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於此寺形制厚朴世以古物歷代寶之賢知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謂因此致禍贈尚書令司空子裔嗣

尉長命太安狄那人也父顯魏代郡太守長命性和厚
有器識參預齊神武起兵破尔朱氏於韓陵拜安南將
軍樊子鵠據兗州反除東南道大都督與諸軍討平之
徙幽州刺史督安平二州雖多聚斂然以恩撫人少得
安集卒贈司空諡曰武壯子興字敬興便弓馬有武藝
位冠軍將軍

王懷字懷周不知何許人也少好弓馬頗有氣尚隨齊
神武於冀州起兵討破尔朱兆於廣阿又從破四胡於

韓陵以功封盧鄉縣侯天平中為都督廣州刺史後從
神武襲剋西夏州還為大都督鎮下館除車騎大將軍
儀同三司卒贈司徒公尚書僕射懷以武藝勲誠為神
武所知志力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饗神武廟
庭

任祥字延敬廣寧人也少和厚有器度初從葛榮榮署
為王榮敗擁所部先降拜廣寧太守賜爵西河縣公隨
齊神武起兵封魏郡公後兼尚書左僕射進位開府儀

同三司祥位望既重能以寬和接物人士稱之及斛斯椿釁發祥棄官北走歸神武天平初拜侍中遷徐州刺史在州大有受納然政不殘不為人所疾苦潁川長史賀若微執刺史田迅據城降西魏祥戰失利還北與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共攻拔潁川元象元年卒於鄴贈太尉公錄尚書事子胄性輕俠頗敏慧少在神武左右天平中擢為東郡太守家本豐財又多聚斂動極豪華賓客往來將迎至厚興和末神武攻玉壁還留清河公岳

為行臺鎮守晉州以胄隸之胄飲酒游縱不勤防守神武責之懼遂潛遣使送款於周為人所糾推勘未得實神武特免之胄內不自安乃與儀同朱文暢參軍房子遠鄭仲禮等陰圖弑逆伏誅

莫多婁貸文太安狄那人也驍果有膽氣從神武起兵破尔朱兆於廣阿封石城縣子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為侯從平尔朱兆於赤碭嶺兆自縊貸文獲其屍天平中進爵為公晉州刺史元象初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

司南道大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信於金墉城周文帝出函谷景與高昂議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貸文性勇而專不受命以輕騎一千軍前斥堠死於周軍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子敬顯嗣彊直勤幹少以武力見知恒從斛律光征討數有戰功光每令敬顯前驅置營中夜巡察或達旦不眠臨敵置陣亦命部分將士深見重位至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七年從後主平陽敗歸在并州與唐邕等推立安德王稱尊

號安德敗武將皆投周軍唯敬顯走還鄴授司徒周武帝平鄴執之斬於閭闔門外責其不留晉陽也

庫狄迴洛代人也少有武力儀貌魁偉初事尔朱榮榮死隸尔朱兆神武舉兵於信都迴洛擁衆來歸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封順陽縣子累遷夏州刺史昭帝即位封順陽郡王大寧初為朔州刺史轉太子太師卒贈太尉定州刺史

庫狄盛字安盛懷朔人也性和柔少有武用初為神武

親信都督從征伐累遷幽州刺史封長廣縣公齊受禪改封華陽縣公後拜特進卒贈太尉公

張保洛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賓客尚氣俠頗為北土所知保洛少便弓馬初從葛榮榮敗仍為尔朱榮統軍後隸齊神武神武起兵保洛為帳內從破尔朱兆於廣阿及韓陵戰元象初為西夏州刺史以前後功封安武縣伯又從戰芒山進爵為侯文襄嗣事歷梁州刺史進爵為公齊受禪加開府仍為刺史聚斂為百姓所

惠濟南初兼侍中尋出為滄州刺史封敷城郡王以聚斂免官奪王爵卒贈前官追復本封從神武出山東又有賀拔仁麴珍段琛尉標子相貴康德韓建業封輔相范舍樂牒舍樂竝以軍功至大官吏失其事仁字天惠無善人以帳內都督從神武破尔朱氏於韓陵力戰有功天保初封安定郡王歷數州刺史太保太師右丞相錄尚書事武平元年薨贈假黃鉞相國太尉錄尚書十二州諸軍事朔州刺史謚曰武珍字舍樂西平酒泉人

壯勇騎射以帳內從神武天統中封安康郡王武平初
為豫州道行臺尚書令豫州刺史卒贈太尉琛字懷寶
代人少有武用從起兵天寶中開府儀同三司兗州刺
史標代人太寧初位司徒封海昌王卒子相貴嗣相貴
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晉州道行臺尚書僕射晉州刺
史及行臺左丞侯子欽等密啟周武帝請師求為內應
周武自率衆至城下子欽等夜開城門引軍入鎖相貴
送長安卒弟相願彊幹有膽畧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

領軍大將軍自平陽至并州及到鄴每立計將殺高阿
那肱廢後主立廣寧王事竟不果及廣寧被出相願拔
佩刀斫柱而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德代人歷數州
刺史并省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封新蔡王建業
輔相俱不知所從來建業位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以
輔相為朔州總管范舍樂代人有武藝筋力絕人位東
雍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封平舒侯牒舍樂武威人開
府儀同三司營州刺史封漢中郡公戰歿關中

侯莫陳相代人也祖社伏頽魏第一領人酋長父斛古
提朔州刺史白水公相七歲喪父號慕過人及長性雄
傑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力戰有功封陽平縣
伯後改封白水郡公天保初累遷司空公進爵白水王
又遷大將軍拜太尉公兼瀛州刺史歷太保朔州刺史
又授太傅別封義寧郡公薨於州贈假黃鉞右丞相太
宰太尉都督朔州刺史次子晉貴嚴重有文武幹畧襲
爵白水王武衛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歸周授

上大將軍封信安縣公子仲宣太常丞子弘穎弘信雍
州司士參軍子行方行儉行恭

薛孤延代人也少驍果從神武起兵以功累加儀同三
司從西征至蒲津及竇泰失利神武班師延後殿且戰
且行一日斫折十五刀神武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雨
大雷震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觀之延案稍直前大呼
繞浮圖走火遂滅延還鬚及馬髮尾皆焦神武歎其勇
決曰延乃能與霹靂鬪後封平秦公與諸將討潁川延

專監造土山以酒醉為敵所襲據潁川平諸將還京師
譙華林園文襄啓魏帝坐延階下以辱之齊受禪別賜
爵都昌縣公延性好酒率多昏醉以善戰每大軍征討
常為前鋒位太子太保太傅

斛律羌舉太安人也世為部落酋長羌舉少驍果從尔
朱兆兆破乃歸誠神武神武以其忠於所事亦加嗟賞
天平中除大都督後從神武戰於沙苑時議進趣計羌
舉曰黑獺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欲一死決

有同獒犬或能噬人且渭曲土濘無所用力若不與戰
徑趣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剋拔其根本則黑獺之
首可懸軍門神武欲縱火焚之侯景曰當禽以示百姓
燒殺誰復信之諸將議既有異同遂戰於渭曲大軍敗
績後封密縣侯為東夏州刺史有疫疾刺匈奴箛吮之
垂愈因怒創裂而卒贈儀同三司子孝卿嗣孝卿少聰
敏機悟有風檢武平末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義寧
王知內省事典外兵騎兵機密時政由羣豎自趙彥深

死後朝貴典機密者唯孝卿一人差居雅道不至貪穢
後主至齊州以孝卿為尚書令又以中書侍郎薛道衡
為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勸後主作承光詔禪位任城王
令孝卿齎詔策及傳國璽往瀛州孝卿便詣鄴仍從周
武帝入關授儀同大將軍宣納上士隋開皇中位太府
卿戶部尚書

張瓊字德連代人也少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為亂榮
敗尔朱榮以為都督後歷位濟州刺史及尔朱氏敗歸

神武拜滄州刺史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平
中神武襲剋夏州以瓊為慰勞大使留鎮之尋為周文
帝所陷卒贈司徒都督恒州刺史瓊子欣尚魏平陽公
主除駙馬都尉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
南鄭伯瓊常憂其太盛每謂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處
中欣位秩太高深為憂慮而欣豪險遂與公主情好不
篤尋為孝武所害時人稱瓊先見

宋顯字仲華敦煌効穀人也性果毅有幹用初事尔朱

榮稍遷為記室參軍榮死世隆等以為晉州刺史後歸
神武為行臺左丞拜西兗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然勇
決有氣幹檢御左右咸得其心力及河陰之戰深入沒
于行陣贈司徒公

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
魏廣平內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為朝廷所知則
頗有力初以軍功賜白水子元顥入洛則與老生俱降
顥顥疑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顥

顥敗為東徐州防城都督尔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
斛斯椿是其枝黨內懷憂懼時梁立魏汝南王悅為魏
主資其士馬送之境上椿遂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
擊其偏師破之魏因以則行北徐州事隸尔朱仲遠仲
遠敗乃歸神武天平初頻以軍功都督荊州刺史則有
威武邊人畏伏之渭曲之役則為西師圍逼棄城奔梁
梁尋放還神武恕而不責元象初洛州刺史以前後勲
封太原縣伯則性貪在州不法舊京諸像毀以鑄錢於

時號河陽錢皆出其家以武用除徐州刺史取受狼籍
令送晉陽文襄恕其罪卒贈司空諡烈懿則弟敬寶位
東廣州刺史與蕭軌攻建業不剋死焉

慕容紹宗字紹宗是第四子太原王恪之後也曾祖騰
歸魏遂居代祖郁岐州刺史父遠恒州刺史紹宗容貌
恢毅少言深沉有膽畧尔朱榮即其從舅子也榮入洛
私告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除翦恐難制吾欲
因百官出迎悉誅之若何對曰太后淫虐天下共棄公

既執忠義忽欲殲夷多士實謂非策不從後以軍功封
索盧侯遷尔朱兆長史及兆敗紹宗於烏突城見神武
遂攜尔朱榮妻子并兆餘衆自歸神武神武仍加恩禮
所有官爵竝如故軍謀兵畧時參預焉及遷鄴令紹宗
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籍諸事累遷青州刺史時丞相
記室孫搴屬紹宗以其兄為州主簿紹宗不用搴譖之
神武曰紹宗嘗登廣固城長歎謂所親云大丈夫有復
先業理不由是徵還元象初以軍功進爵為公累遷御

史中尉屬梁人劉烏黑入寇徐方授徐州刺史執烏黑
殺之還除尚書左僕射侯景反命紹宗為東南道行臺
加開府改封燕郡公又與大都督高岳禽梁貞陽侯蕭
明於寒山迴軍討侯景於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
往討之曰噉猪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爾諸
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鞏曰誰教鮮卑小兒解遣紹宗
來若然高王未死邪及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者紹
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西魏遣王思政據潁川

又以紹宗為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圍擊之
堰洧水灌城時紹宗數有凶夢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
自數年已還恒有蒜髮昨來忽盡蒜者竿也其竿盡乎
未幾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
北來纜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卒三
軍將士莫不悲惋朝廷嗟傷焉贈太尉諡曰景惠長子
士肅以謀反伏法朝廷以紹宗功罪止士肅身皇建初
配享文襄廟庭士肅弟三藏三藏幼聰敏多武略頗有

父風武平初襲爵燕郡公以軍功歷位武衛大將軍周師入鄴齊後主東遁委三藏留守鄴宮齊王公已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及齊平武帝引見恩禮甚厚授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元年授吳州刺史九年副襄陽公韋洸討平嶺南至廣州洸中流矢卒詔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以功授大將軍後遷鄜州刺史人歌頌之文帝數有勞問又畜產繁滋獲醴醐奉獻賚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歲者三詔頒郡國仍遣使醮山所其日

景雲浮於上雉兔馴壇側使還以聞上大悅改封河內
縣男歷疊州總管和州刺史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
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

叱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部人世為酋帥平有容貌美鬚
髯善射馭襲第一領人酋長臨江伯魏末以軍功至武
衛將軍隨尒朱榮破葛榮平元顥封瘿陶縣伯榮死尒
朱氏陵僭平懼禍後歸神武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
天保初累遷兗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卒贈都督瀛州

刺史諡曰莊惠子孝冲嗣孝冲弟長义武平末侍中開
府儀同三司封新寧王隋開皇中位上柱國卒於涇州
刺史長义無他才技在官以清幹稱

步大汗薩代郡西部人祖榮代郡太守父居龍驤將軍
領人別將薩初從尔朱榮入洛及平葛榮累功為都督
榮死又從兆入洛及韓陵之敗以所部降神武稍遷車
騎大將軍封行唐縣公晉州刺史齊受禪改封義陽郡
公

薛脩義字公讓河東汾陰人也曾祖紹魏七兵尚書祖
壽仁秦州刺史汾陰公父寶集定陽太守脩義少而姦
俠輕財重義魏正光末天下兵起特詔募能得三千人
者用為別將脩義得七千餘人假安北將軍西道別將
以軍功拜龍門鎮將後宗人鳳賢等作亂圍鎮城脩義
以天下紛擾遂為逆自號黃鉞大將軍詔都督宗正珍
孫討之軍未至脩義慙悔遣表乞一大將招慰乃降鳳
賢等猶據嶮不降脩義與書降之乃授鳳賢龍驤將軍

陽夏子改封汾陽縣侯尔朱榮以脩義反覆錄送晉陽
與高昂等竝見拘防榮赴洛竝以自隨置於駝牛署榮
死魏孝莊以脩義為弘農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
時神武為晉州刺史見之相待甚厚及韓陵之捷以脩
義行并州事孝武帝入關神武以脩義為關右行臺自
龍門濟河招下西魏北華州刺史薛崇禮初神武欲大
城晉中外府司馬房毓曰若使賊到此處雖城何益乃
止及沙苑之敗徙秦南汾東雍三州人於并州又欲棄

晉以遣家屬向英雄城脩義諫曰若晉州敗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曰爾輩皆負我前不聽我城并州城使我無所趣脩義曰若失守則請誅斛律金曰還仰漢小兒守收家口為質勿與兵馬神武從之以脩義行晉州事及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脩義開門伏甲待之子彥不測虛實於是遁去神武嘉之就拜晉州刺史後除齊州刺史以黷貨除名追其守晉州功復其官爵俄以軍功進正平郡公加開府天保中卒於太子太保贈

司空子文殊嗣脩義從弟嘉族性亦豪爽從神武平四胡於韓陵歷華陽二州刺史卒官子震字文雄位廉州刺史亦著軍功又歷南汾譙二州刺史

慕容儼字恃德清都人廐之後也容貌出羣衣冠盛偉不好讀書頗學兵法尔朱氏敗歸神武以勲累遷五城太守見東雍州刺史潘相樂長揖而已丞尉已下數罹其罪乃謂儼曰府君少為羣下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可拜人神武聞三人在邊不和徵相

樂還朝以儼代為刺史遷東荊州刺史行次長社忽為其部下人所執將投山賊張儉為守人王崇祖私放獲免神武乃授以軍司共擊平儉始得達州沙苑之敗時諸州多翻陷唯儼獲全天保初以軍功除開府儀同三司六年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宗蒞等以郢州城內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議以城在江外求忠勇過人者守之衆推儼遂遣鎮郢城始入而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於上流鸚鵡洲造荻蒨竟數里以塞

船路衆懼儼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
神儼於是順士卒心祈請須臾衝風驚波漂斷荻蒨約
復以鐵鑲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蒨復
斷絕如此再三城人大喜以為神助儼出城奮擊大破
之瑱約又併力圍城唯煮槐楮葉并紵根水荳葛艾等
及靴皮帶筋角等食之人死即火別分食唯留骸骨儼
猶信賞必罰分甘同苦自正月至六月人無異志後蕭
方智立請和文宣以城在江表有詔還之及至望帝悲

不自勝帝親執其手捋儼鬚脫帽看髮歎息久之曰自古忠烈豈過此也除趙州刺史天統四年別封寄氏縣公并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匹五年進爵為義安王武平元年為光州刺史儼少從征討經畧雖非所長而有將帥之節所歷諸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害物卒贈司徒子子會位郢州刺史周武帝平鄴使其子送敕喻之子會枷其子付獄尋赦書至云行臺武王已降子會乃與寮屬北面慟哭然後奉命尔朱氏將帥

歸神武者又有代人庠狄伏連字仲山本名伏憐語音連事尔朱榮至直閣將軍後從神武賜爵地丘男天保初儀同三司尋加開府性質朴勤公事直衛宮闕曉夕不離帝所頗以此見知然鄙恠愚狠為鄭州刺史好聚斂又嚴酷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不識士流開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皆加捶撻逼遣築牆武平中封宜都郡王除領軍大將軍尋與琅邪王矯殺和士開伏誅被支解伏連家口百

餘盛夏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飢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為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人竝加杖罰積年賜物藏在別庫遣一婢專掌管籥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物不得輒用至死時唯着敝禪而積絹至二萬匹簿錄竝歸天府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邊因家焉父永有技藝襲爵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

其母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為字及長寬厚有膽略初歸葛榮榮授京兆王時年十九榮敗隨尔朱榮為別將討元顥以功封敷城縣男齊神武出牧晉州引樂為鎮城都將後從破尔朱兆於廣阿進爵廣宗縣伯累以軍功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東雍地帶山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故後從破周師於河陰議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神武善之以衆之不同而止改

封金門郡公文宣嗣事鎮河陽破西將楊標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鑒等所築城深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害必須防固乃更修理增置兵將而還還鎮河陽拜司空齊受禪樂進璽綬進封河東郡王遷司徒周文東至嶠陝遣其行臺侯莫陳崇齊子嶺趣軹關儀同楊標從鼓鍾道出建州陷孤公戌詔樂總大衆禦之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崇崇遂遁又為南道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鰲南度百餘里至梁涇

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為淮州樂獲其地仍立涇州
又克安州之地除瀛州刺史仍略淮漢天保六年薨於
懸瓠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尚書令子子是嗣諸將子
弟率多驕縱子是沉密謹慤以清靖自居尚公主拜駙
馬都尉武平末為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
將入鄴子是率突騎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
冀州降周齊王軍授上開府隋大業初卒

彭樂字興安定人也驍勇善騎射初隨杜洛周賊知其

不立降尔朱榮從破葛榮於滏口又為都督從神武與
行臺僕射于暉討破羊侃于瑕丘後叛投逆賊韓樓封
北平王及尔朱榮遣大都督侯深擊樓樂又叛樓降深
神武出山東樂又隨從韓陵之役樂先登陷陣賊衆大
崩封樂城縣公後以軍功進爵汴陽郡公除肆州刺史
天平四年從神武西討與周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
氣奮請決戰曰我衆賊少百人取一差不可失也神武
從之樂因醉入深被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

數創軍勢遂挫不利而還神武每追諭以戒之高仲密之叛也周文援之神武迎擊於芒山候騎言賊去洛州四十里蓐食乾飯神武曰自應渴死何待我殺乃勒陣以待之西軍至皆喉爇樂以數千精騎為右甄衝西軍北垂所向奔退遂馳入周文營人告樂叛神武曰樂棄韓樓事尔朱榮背尔朱歸我又叛入西事成敗豈在一樂但念小人反覆爾俄而西北塵起樂使告捷虜西魏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闡譙郡王亮

詹事趙善督將寮佐四十八人皆係頸反接平臨以刃
歷兩陣而唱名焉諸將乘勝斬首三萬餘西軍退神武
使樂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日豈
有汝邪何不急還前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周文金帶
一束以歸言周文漏刃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
對且曰不為此語放之神武雖喜其勝且怒令伏諸地
親稱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刀將下者三噤齧
良久乃止更請五千騎取周文神武曰爾何放而復言

捉邪取絹三千匹壓樂因賜之累遷司徒天保初封陳留王遷太尉二年謀反為前行襄州事劉章等告伏誅暴顯字思祖魏郡斥丘人也祖喟仕魏為朔州刺史因家焉父誕恒州刺史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郎子好相表大必為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之顯善騎射曾從魏孝莊獵一日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後從齊神武起義信都累遷北徐州刺史封屯留公天保中以贓貨解州大理禁止處判未訖為合肥被圍遣顯與步

大汗薩等攻梁北徐州禽其刺史王彊天統中累遷位特進封定陽王卒

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正光中因使遇亂遂家廣寧之石門縣景和少通敏善騎射初以親信事神武後征步落稽疑賊有伏令景和將五六騎深入一谷遇賊百餘人便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弦而倒神武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深見賞異除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通州刺史封永寧

縣子景和趨捷有武用從襲庫莫奚度黃龍征契丹定
稽胡討蠕蠕每有戰功累遷殿中尚書侍中景和於武
職中兼掌吏事又性識平均故頻有美授周通好後冠
蓋往來嘗令景和對接每與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
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黃門等監之恒令景和案覆據理
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進封廣漢郡公遷領軍將
軍琅邪王之殺和士開兵指西闕內外莫知所為景和
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尚書左僕射陳將吳

明徹寇淮南令景和拒之除領軍大將軍封文城郡王
又有平陽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用米麪不多供
贍甚廣密從地藏漸出餅飯愚人以為神力見信於魏
衛之間將為逆亂謀泄乃潛度河聚衆自號長樂王己
破乘氏縣景和遣騎擊破之禽子饒送鄴烹之及吳明
徹圍壽陽敕景和與賀拔伏恩救之是時拒明徹者多
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除尚書令武平六年卒贈太尉
錄尚書長子信機悟有風神位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

軍於勲貴子弟中稱其識鑒降周軍授上開府軍正中
大夫隋開皇中卒於洮州刺史少子宿達開皇中通事
舍人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絕久而獲蘓不能
下食三日而死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
祈連山因以山為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父元成燕郡
太守猛少有志氣便弓馬初為尔朱榮親信榮被害從
尔朱兆入洛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尔朱京纏欲投神

武召之與俱舉稍謂曰不從我者死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猛以素蒙兆恩即背京纏復歸兆兆敗猛與斛律羌舉乞伏貴和逃亡及見獲各杖一百以猛配尉景貴和配婁昭羌舉以故酋長子故無所配既而三人竝為神武親信後都督尔朱文暢將為逆猛曰昔事其父兄寧今日受死不忍告而殺之神武聞之曰事人當如此舍其罪而益親之以軍功封廣興縣侯梁使來聘云求角武藝文襄遣猛就館接之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校挽

彊弓梁人引弓兩張皆三石猛遂併取四張疊挽之過
度梁人嗟服天保初除東秦州刺史河清三年加開府
突厥侵逼晉陽敕猛覘賊中一騎將超出來鬪猛即斬
之天統五年除并省尚書令領軍大將軍封山陽王猛
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舉奪咸亦咨稟趙彥深
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引知機事
祖珽奏言猛與彥深前推瑯邪王事有意故於是出猛
為定州刺史彥深為西兗州刺史即日首途先是謠曰

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噉餅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旁
中趙老至是其言乃驗猛行至牛蘭有人告和士開被
害時猛亦知情遂被追還削王爵以開府赴州在任寬
惠清慎吏人稱之淮陰王阿那肱與猛有舊每欲携引
之韓長鸞等沮難復授膠州刺史後除大將軍齊亡入
周卒初猛與尉興慶謝猥餒竝善射小心給事神武左
右神武使相者視之曰猛大貴尉謝無官及芒山之役
興慶救神武之窘為軍所殺神武嘆曰富貴定在天也

猛竟如相者言卒以榮寵自畢興慶事見齊本紀興慶
每入陣常自署名於背神武使求其尸祭之於死處立
浮圖世謂高王浮圖云於是超贈儀同涇州刺史諡曰
閔壯

元景安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之五世孫也高祖虔
陳留王景安沉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父永啓
迴代郡公授之隨魏孝武帝西入關天平末周齊交戰
景安臨陣東歸芒山之戰以功賜爵西華縣男代郡公

如故景安妙閑馳騁有容則每梁使至恒與斛律光皮
景和等對客騎射見者稱善天保初別封興勢伯帶定
襄縣令賜姓高氏累遷兼七兵尚書時初築長城鎮戍
未立詔景安與諸將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
人富於財物遂賄貨公行文宣聞之遣使推檢唯景安
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以所斂贓絹五百匹賜以彰清
節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侯去堂一百三十步中的
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

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賞馬二匹玉帛雜物又加常等天統四年除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年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久在邊州人物安之又管内蠻多華少景安被以恩威咸得寧輯武平末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義寧郡公討稽胡戰沒初永兄祚襲爵陳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誅諸元親近者如景安之徙疏宗議請姓高氏景皓云豈

得棄本宗遂他姓大丈夫寧可玉碎不能瓦全景安以
白文宣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
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弟种子豫字景豫美容儀有器
幹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云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
袖掩景皓口云莫妄言問景皓與豫同獲免卒於東徐
州刺史

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也母改適獨孤氏永
業幼隨母為獨孤家養遂從其姓天保初除中書舍人

永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為文宣所知後為洛州刺史河陽行臺左丞甚有威信遷行臺尚書永業久在河陽善於招撫周人憚之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廷河清末徵為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蹙弱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永業取斛律豐洛因以為北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河洛人庶多思永業又除河陽道行臺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永業出兵禦之問是何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

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永業曰客行念念故不出看乃通
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為大軍至乃去進位開府
臨川王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請出兵北討奏寢不報
永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乃遣子須達告降於周授上
柱國應公宣政末為襄州總管大象二年為行軍總管
崔彥睦所殺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
三司祠部尚書世榮少沉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為神武

親信都督稍遷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天統二年累
加開府儀同三司除鄭州刺史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
思好封義陽郡王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入
代送瑪瑙酒鍾與之得便撞破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
榮在三臺之前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世榮
雖武人無文藝以朝危政亂每常竊歎見徵稅無厭賞
賜過度發言歎息焉子貞武平末假儀同三司

傳伏太安人也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人大

都督周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永橋夜入中渾城南城陷
被圍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剋
晉州執行臺尉相貴招伏伏不從周剋并州遣韋孝寬
以伏子世寬來招伏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即給告身
以金瑪瑙二酒鍾為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
為臣不能竭忠為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即斬之以
號令天下周武自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臨汾召
伏伏聞後主已被獲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聽事前北

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革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為臣當若此朕平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疎所以相付遂引與同食令於侍伯色宿衛授上儀同敕之曰若即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勿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陰得何官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謂後主曰朕前三年決意取河陰正為傳伏不可動公當時賞授何其薄也賜伏金

酒卮後以為岷州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後兵將罕有
全節有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于苟生鎮南兗州周
武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又有開府中侍中宦者田
敬宣本字鵬蠻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既為閤寺伺
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
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沉吟顏之推重其
勤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
伺動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紿云已去毆捶服之

每折一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又有雷顯和晉州
敗後為建州道行臺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馬顯和
禁其子而不受聞鄴城敗乃降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紇
奚永安告急於突厥他鉢略可汗及聞齊滅他鉢處永
安於吐谷渾使下永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豈惜賤
命欲閉氣自絕恐天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
以顯示遠近他鉢嘉之贈馬七十匹歸之又有代人高
寶寧武平末為營州刺史鎮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武

帝平齊遣信招慰不受敕書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寶
寧上表勸進范陽王署寶寧為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
起兵寶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救之至潞河知周將
宇文神舉屠范陽還據黃龍

論曰介朱殘逆遠効誠欵知神武陵逼隨帝西遷去就
之途未為失節道元感母兄之戀荷知遇之恩思親懷
舊固其宜矣生不屈西朝歸誠河朔保年之於開義異
策名竝乘幾獨運異夫盜寶竊邑者也神武招携理殊

納叛諸將擇木情非背恩故能各立功名終極榮寵神
敬力屈東維未虧臣節其被恩化蓋亦明主之仁焉劉
貴蔡儁有先見之明匡贊霸業配饗清廟豈徒然也韓
賢尉長命王懷任祥莫多婁貸文庫狄迴洛庫狄盛張
保洛侯莫陳相薛孤延斛律羌舉張瓊宋顯王則等竝
運屬時來或因羈旅馮附末光申其志力化為王侯固
為宜矣孝卿功臣之胤自致公卿立履之地亦足稱也
慕容紹宗兵機武畧在世見重昔事尔朱固執忠義不

用范增之言終見烏江之禍侯景狼戾固非後主之臣
神武遺言實表知人之鑒寒山渦水往若摧枯竿盡數
奇逢斯禍酷悲夫三藏連屬危亡貞槩自處可謂不隕
門節矣叱列平步大汗薩薛脩義慕容儼潘樂彭樂暴
顯皮景和綦連猛元景安等策名戎幕備開夷險位高
任重咸遂本誠永業世榮之徒國危方見忠節不然則
丹青簡冊安所貴乎

北史卷五十三

北史卷五十三考證

万侯普傳普自覆靺鞨城率部歸齊神武○自監本訛尊
今改從齊書

可朱渾元傳封成臯郡公○臯監本訛皇今改從齊書
破六韓常傳詔封永安縣侯第一領人酋長○第字下
監本衍第字今刪

斛律羌舉傳後封密縣侯為東夏州刺史○侯監本訛
候今從閣本

慕容紹宗傳獲醢醢奉獻○醢監本訛醢今改從南本
薛修義傳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監本脫正字今從
魏書增正

史臣論咸遂本誠○咸監本訛咸今改從南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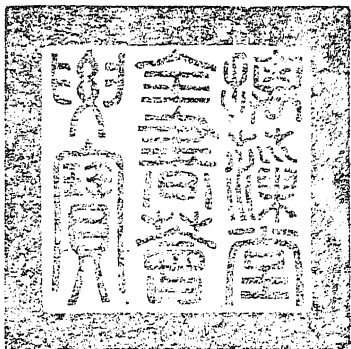
北史卷五十三考證

謹案卷五十二第一頁後六行將誅楊愔等刊本
惜訛據毛本改

第二十頁後一行人少刊本少訛年據毛本改

卷五十三第二十五頁後六行道出建州刊本建

訛劍據毛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魯田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北史卷五十四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八百六十五

史部

北史卷五十四

唐

李

延

壽

撰

列傳第四十二

孫騰

高隆之

司馬子如

子消難 兄子膺之

裴藻

竇泰

尉景

婁昭

兄子 叡

庫狄干

孫士文

韓軌

段榮

子韶 孝言

斛律金

子光 羨

孫騰字龍雀咸陽石安人也祖通仕沮渠氏為中書舍

人沮渠氏滅因徙居北邊及騰貴魏朝贈司徒父機贈太尉騰少質直明解吏事魏正光中北方擾歸尔朱榮尋為齊神武都督長史神武為晉州又引為長史封石安縣伯及起兵於信都常以誠款預謀策累遷郡公入為侍中尋兼尚書左僕射時魏京兆王愉女平原公主寡騰願尚之而公主欲侍中封隆之騰妬隆之遂相間構神武啟免騰官俄而復之與斛斯椿同掌機密隆之見忌慮禍奔晉陽神武入討椿留騰行并州事入為尚

書左僕射内外之事騰咸知之兼司空除侍中兼尚書
令時西魏攻南兗州詔騰率諸將討之騰性怯無威略
失利而還又除司徒餘官如故初北境亂騰亡一女及
貴推訪不得疑其為人婢及為司徒奴婢訴良者皆免
之願免千人冀得其女神武知之大怒解司徒尋為尚
書左僕射太保仍侍中遷太傅初博陵崔孝芬取貧家
子賈氏為養女孝芬死其妻元更適鄭伯猷攜賈於鄭
氏賈有色騰納之為妾其妻袁死騰以賈有子正以為

妻詔封丹楊郡君復請以袁氏爵回授其女其違禮肆情多此類也騰早依神武神武深信待之置於魏朝寄以心腹遂志氣驕盈與奪自己納賄不知紀極官贈非財不行餽藏銀器盜為家物親狎小人專為聚斂與高岳高隆之司馬子如號四貴非法專恣騰為甚焉神武文襄屢加誚讓終不悛改朝野深非笑之武定六年薨贈太師開府錄尚書事謚曰文天保初以騰佐命詔祭告其墓皇建中配饗神武廟庭子鳳珍嗣性庸暗卒於

儀同三司

高隆之字延興洛陽人也為閹人徐成養子少時以賃
升為事或曰父幹為姑壻高氏所養因從其姓隆之後
有參定功神武命為弟仍云勃海舊人幹贈司徒公隆
之身長八尺美鬚髯深沉有志氣初行臺于暉引為郎
中與神武深相結託後從起兵於山東累遷并州刺史
入為尚書右僕射時初給人田權貴皆占良美貧弱咸
受瘠薄隆之啟神武更均平之又領營構大將以十萬

夫徹洛陽宮殿運於鄴構營之制皆委隆之增築南城
周二十五里以漳水近帝城起長堤以防汎溢又鑿渠
引漳水周流城郭造水碾磴並有利於時魏自孝昌之
後天下多難刺史太守皆為當部都督雖無兵事皆立
佐僚所在頗為煩擾隆之請非實邊要見兵馬者悉斷
之又朝貴多假常侍以取貂蟬之飾隆之自表解侍中
并陳諸假侍中服者請亦罷之詔皆如表自軍國多事
冒名竊官者不可勝數隆之奏請檢括旬日獲五萬餘

人而羣小謹詘隆之懼而止詔監起居事進位司徒武
定中除尚書令遷太保文襄作宰風俗肅清隆之時有
受納文襄於尚書省大加責讓齊受禪進爵為王尋以
本官錄尚書事領大宗正卿監國史隆之性好小巧至
於公家羽儀百戲服制時有改易不循典故時論非之
於射堋土上立三人像為壯勇之勢文宣曾至東山因
射謂隆之曰堋上可作猛獸以存古義何為終日射人
隆之無以對先是文襄委任崔暹崔季舒等及文襄崩

隆之啟文宣竝欲害之不見許文宣以隆之舊齒委以政事隆之子媼於楊導彥前妻帝妹也故導彥讒毀日至崔季舒等仍以前隙譖云隆之每見訴訟者輒加哀矜之意以示非己能裁文宣以其受任既久知有冤狀便宜申滌何過要名非大臣義天保五年禁止尚書省隆之曾與元祖宴語祖曰與王交遊當死生不相背人有密言之者文帝未登庸日隆之意常侮帝帝將受禪大臣咸言未可隆之又在其中帝深銜之因此大怒罵

曰徐家老公令壯士築百餘拳放出渴將飲水人止之
隆之曰今日何在遂飲之因從駕死於路中贈太尉太
保陽夏王竟不得謚隆之雖不學涉而欽尚文雅搢紳
名流必存禮接寡姊為尼事之如母訓督諸子必先文
義世以此稱之文宣末年多猜害追忿隆之執其子司
徒中兵慧登等二十人於前慧登言乞命帝曰不得已
以鞭扣鞍一時頭絕竝投之漳水發隆之冢出屍其貌
不敗斬骸骨焚之棄於漳流天下冤之隆之嗣遂絕乾

明中詔其兄子子遠為隆之後襲爵陽夏王還其財產
隆之見信神武性陰毒儀同三司崔孝芬以結婚姻不
果太僕卿任集同加營構頗相乖異瀛州刺史元晏請
託不遂竝構成其罪誅害之終至家門殄滅論者謂有
報應焉

司馬子如字遵業自云河內溫人也徙居雲中因家焉
子如初為懷朔鎮省事與齊神武相結託分義甚深孝
昌中并州淪陷子如南奔肆州為尔朱榮所禮封平遙

子稍遷大行臺郎榮死隨榮妻子與尔朱世隆等走出
京城節閔帝立以前後功進爵陽平郡公神武入洛以
為大行臺尚書朝夕左右參知軍國天平初除尚書左
僕射開府與高岳孫騰高隆之等共知朝政甚見信重
神武鎮晉陽子如時往謁見及還神武武明后俱有齎
遺率以為常子如性既豪爽兼恃恩舊簿領之務與奪
任情公然受納興和中以北道行臺巡檢諸州守令已
下至定州斬深澤令至冀州斬東光令皆稽留時刻致

之極刑進退少不合旨者便令武士頓曳白刃臨頸士庶惶懼不知所為轉尚書令及文襄輔政以賄為御史中尉崔暹劾在獄一宿而髮皆白辭曰司馬子如本從夏州策一杖投相王王給露車一乘養犢牛犢犢在道死唯脊角存此外皆人上取得神武書敕文襄曰馬令是吾故舊汝宜寬之文襄駐馬行街以出子如脫其鎖子如懼曰非作事邪於是除削官爵神武後見之哀其顛悴以膝承其首親為擇蠶賜酒百瓶羊五百口粳米

五百石子如曰無事尚被囚幾死若受此豈有生路邪
未幾起行冀州事能自改厲甚有聲譽詔復官爵別封
野王縣男齊受禪以翼贊功別封須昌縣公尋除司空
子如性滑稽不事檢裁言戲穢褻識者非之而事姊有
禮撫諸兄子慈篤當時名士竝加欽愛復以此稱之然
素無鯁正不能以平道處物文襄時中尉崔暹黃門郎
崔季舒俱被任用文襄崩暹等赴晉陽子如以糾劾之
釁乃啟文宣言其罪勸帝誅之後子如以馬度關為有

司所奏文宣讓之曰崔暹季舒事朕先世有何大罪卿令我殺之因此免官久之猶以先帝之舊拜太尉尋以疾薨贈太師太尉謚曰文明長子消難嗣

消難字道融幼聰慧微涉經史有風神好自矯飾以求名譽子如既當朝貴盛消難亦愛賓客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卬崔瞻等皆遊其門稍遷光祿卿出為北豫州刺史文宣末年昏虐滋甚消難常有自全之謀曲意撫納頗為百姓所附不能廉潔為御史所劾又尚公主而

情好不睦公主愬之屬文宣在并州驛召上黨王煥煥懼害斬使者東奔鄴中大擾後竟獲於濟州煥之初走朝士疑赴成臯云若與司馬北豫連謀必為國患此言達於文宣頗見疑消難懼密令所親人河東裴藻間行入關請降入周封滎陽郡公累遷大司寇從武帝東伐還除梁州總管大象初遷大後丞女為靜帝后尋出為邳州總管及隋文帝輔政消難乃與蜀公尉遲迥合勢舉兵使其子永質於陳以求援隋文帝命襄州總管王

誼討之消難奔陳位司空隋郡公初隋武元帝之迎消
難結為兄弟情好甚篤隋文每以叔禮事之及平陳消
難至特免死配為樂戶二旬而免猶以舊恩特被引見
尋卒於家消難性貪淫輕於去就故世言反覆者皆以
方之其妻高齊神武女也在鄴極加禮敬入關便相棄
薄及赴邳州留妻及三子在京妻言於文帝曰滎陽公
攜寵自隨必不顧妻子願防慮之及消難入陳高母子
因此獲免子譚即高氏所生以消難勲拜儀同大將軍

坐消難除名

裴藻字文芳少機辯有不羈之志為子如太傅主簿消
難鎮北豫又以為中兵參軍入周封聞喜縣男除晉州
刺史子如兄纂纂長子世雲輕險無行累遷潁州刺史
肆行姦穢將見推懼遂從侯景文襄猶以子如恩舊免
其諸弟死罪徙北邊世雲以侯景敗於渦陽復有異志
為景所殺世雲弟膺之膺之字仲慶美鬚髯有風貌好
學厚自封植神氣甚高歷中書黃門侍郎天平中叔父

子如執鈞當軸膺之既宰相猶子兼自有名望所與遊
集盡一時名流與邢子才王景等竝為莫逆之交及兄
世雲陷於逆亂晁親皆應誅膺之及諸弟竝有人才為
朝廷所惜文襄特減死徙近鎮文宣嗣業得還齊受禪
子如別封須昌縣公迴授膺之子如撫愛甚慈膺之昆
季事之如父性方古不會俗舊與楊惲同為黃門郎至
惲為尚書令抗禮如初惲嘗有從姊慘尚書卿尹皆跪
弔膺之執手而出曾路逢惲威儀道引乃於樹下側避

之惜於車望見令呼謂曰兄何意避弟膺之曰我自避
赤捧本不避卿惜甚重之然以其疎簡傲物竟天保間
淪滯不齒乾明中除衛尉少卿遷國子祭酒河清末拜
金紫光祿大夫患泄痢積年不起武平中就家拜儀同
三司班台之貴近世專以賞勳勤膺之雖為猥雜名器
猶重初司徒趙彥深起自孤微為子如管記膺之甚相
忽略不為之禮及彥深為宰相朝士輻湊膺之自念故
被延請永不至門每與相見捧袂而已太常卿段孝言

左丞相孝先之弟也位望甚隆嘗詣其弟幼之舉座傾
敬膺之時牽疾在外齋馮几而坐不為動容直言我患
痢久太常不得致怪黃門郎陸杳貴遊後進膺之嘗與
棊杳忽後至寒溫而已棊遂輟園宅閑素門無雜客性
不飲酒而不愛重賓遊病久不復堪讀書或以奕棊永
日名士有素懷者時相尋候無雜言唯論經史好讀太
玄經又注揚雄蜀都賦每云我欲與揚子雲周旋患痢
十七年竟不愈亡歲以痢疾終膺之弟子瑞為御史中

丞正色舉察為朝廷所許以疾去職就拜祠部尚書卒
贈儀同三司瀛州刺史謚曰文節子瑞妻陸令萱妹及
令萱得寵於後主重贈子瑞開府儀同三司中書監溫
縣伯諸子亦竝居顯職同遊給事黃門侍郎同回太常
少卿同憲通直常侍同遊終為佳吏隋開皇中為尚書
戶部侍郎卒於遂州刺史子瑞弟幼之清貞有行武平
末為大理卿開皇中卒於眉州刺史

竇泰字世寧太安捍殊人也本出清河觀津曹祖羅魏

統萬鎮將因居北邊父樂魏末破六韓拔陵為亂與鎮將楊鈞固守遇害泰貴追贈司徒初泰母夢風雷暴起若有雨狀出庭觀之見電光奪目駛雨霑灑寤而驚汗遂有娠暮而不產大懼有巫曰度河湍褰產子必易便向水所忽見一人曰當生貴子可徙而南泰母從之俄而生泰及長善騎射有勇略泰父兄戰歿於鎮泰身負骸骨歸尔朱榮以從討邢杲功賜爵廣阿子神武之為晉州請泰為鎮城都督參謀軍事累遷侍中京畿大都

督尋領御史中尉泰以勲戚居臺雖無多糾舉而百寮
畏懼天平三年神武西討令泰自潼關入四年泰至小
關為周文帝所襲衆盡沒泰自殺初泰將發鄴鄴有惠
化尼謠云竇行臺去不迴未行之前夜三更忽有朱衣
冠幘數千人入臺云收竇中尉宿直兵吏皆驚其人入
數屋俄頃而去旦視關鍵不異方知非人皆知其必敗
贈大司馬太尉錄尚書事謚曰武貞泰妻武明妻后妹
也泰雖以親見待而功名自建齊受禪祭告其墓皇建

初配享神武廟庭子孝敬嗣位儀同三司

尉景字士真善無人也秦漢置尉堠官其先有居此職者因以氏焉景性溫厚頗有俠氣魏孝昌中北鎮反景與神武入杜洛周中仍共歸尔朱榮以軍功封博野縣伯後從神武起兵信都韓陵之戰唯景所統失利神武入洛留景鎮鄴尋進封為公景妻常山君神武之姊也以勲戚每有軍事與庠狄干常被委重而不能忘懷財利神武每嫌責之轉冀州刺史又大納賄發夫獵死者

三百人廩狄干與景在神武坐請作御史中尉神武曰
何意下求卑官干曰欲捉尉景神武大笑令優者石董
桶戲之董桶剥景衣曰公剥百姓董桶何為不剥公神
武誠景曰可以無貪也景曰與爾計生活孰多我止人
上取爾割天子調神武笑不答改封長樂郡公歷太保
太傅坐匿亡人見禁止使崔暹謂文襄曰語阿惠兒富
貴欲殺我邪神武聞之泣詣闕曰臣非尉景無以至今
日三請帝乃許之於是黜為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

司神武造景景恚卧不動叫曰殺我時趣邪常山君謂
神武曰老人去死近何忍煎迫至此又曰我為爾汲水
舐生因出其掌神武撫景為之屈膝先是景有果下馬
文襄求之景不與曰土相扶為墻人相扶為王一馬亦
不得畜而索也神武對景及常山君責文襄而杖之常
山君泣救之景曰小兒慣去放使作心腹何須乾啼濕
哭不聽打邪尋授青州刺史操行頗改百姓安之徵授
大司馬遇疾薨於州贈太師尚書令齊受禪以景元勲

詔祭誥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追封長樂王子粲

少歷顯職性麤武天保初封庫狄干等為王粲以父不
預王爵大恚恨十餘日閉門不朝帝恠遣使就宅問之
隔門謂使人曰天子不封粲父作王粲不如死使云須
開門受敕粲遂彎弓隔門射使者以狀聞之文宣使段
韶諭旨粲見韶唯撫膺大哭不答一言文宣親詣其宅
慰之方復朝請尋追封景長樂王粲襲爵位司徒太傅
薨子世辯嗣周師將入鄴令世辯率千餘騎覘候出滏

口登高阜西望遙見羣鳥飛起謂是西軍旗幟即馳還
北至紫陌橋不敢顧隋開皇中卒於浙州刺史

婁昭字菩薩代郡平城人也武明皇后之母弟也祖父
提雄傑有識度家僮千數牛馬以谷量性好周給士多
歸附之魏太武時以功封真定侯父內干有武力未仕
而卒昭貴魏朝贈司徒齊受禪追封太原王昭方雅正
直有大度深謀腰帶八尺弓馬冠時神武少親重之昭
亦早識人雄曲盡禮敬數隨神武獵每致請不宜乘危

歷險神武將出信都昭贊成大策即以為中軍大都督
從破尔朱兆於廣阿封安喜縣伯改濟北公又徙濮陽
郡公授領軍將軍魏孝武將貳於神武昭以疾辭還晉
陽後從神武入洛兗州刺史樊子鵠反以昭為東道大
都督討之子鵠既死諸將勸昭盡捕誅其黨昭曰此州
無狀橫被殘賊其賊是怨其人何罪遂皆捨焉後轉大
司馬仍領軍遷司徒出為定州刺史昭好酒晚得偏風
雖愈猶不能處劇務在州事委寮屬昭舉其大綱而已

薨於州贈假黃鉞太師太尉謚曰武齊受禪詔祭告其墓封太原王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長子仲達嗣改封濮陽王次子定遠少歷顯職外戚中偏為武成愛狎別封臨淮郡王武成大漸與趙郡王等同受顧命位司空趙郡王之奏黜和士開定遠與其謀遂納士開賄賂成趙郡之禍其貪鄙如此尋除瀛州刺史初定遠弟季略穆提婆求其伎妾定遠不許因高思好作亂提婆令臨淮國郎中金造遠陰與思好通後主令開府段暢率三

千騎掩之令侍御史趙秀通至州以贓貨事劾定遠定遠疑有變遂縊而死昭兄子叡

叡字佛仁父拔魏南部尚書叡幼孤被叔父昭所養為神武帳內都督封掖縣子累遷光州刺史在任貪縱深為文襄所責後改封九門縣公齊受禪除領軍將軍別封安定侯叡無佗器幹以外戚貴幸縱情財色為瀛州刺史聚斂無厭皇建初封東安王大寧元年進位司空平高歸彥於冀州還拜司徒河清三年濫殺人為尚書

左丞宋仲義彈奏經赦乃免尋為太尉以軍功進大司馬武成至河陽仍遣總偏師赴縣瓠叡在豫境留停百餘日專行非法詔免官以王還第尋除太尉薨贈大司馬子子產嗣位開府儀同三司

庠狄干善無人也曾祖越豆眷魏道武時以功割善無之西臘汗山地方百里以處之後率部落北遷因家朔方干鯁直少言有武藝魏正光初除掃逆黨授將軍宿衛於內以家在寒鄉不宜毒暑冬得入京師夏歸鄉里

孝昌元年北邊擾亂奔雲中為刺史費穆送于尔朱榮
以軍主隨榮入洛後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封廣
平縣公尋進郡公河陰之役諸將大捷唯于兵退神武
以其舊功竟不責黜尋轉太保太傅及高仲密以武牢
叛神武討之以于為大都督前驅于上道不過家見侯
景不遑食景使騎追饋之時周文自將兵至洛陽軍容
甚盛諸將未欲南度于決計濟河神武大兵繼至遂大
破之還為定州刺史不閑吏事事多煩擾然清約自居

不為吏人所患遷太師天平初以千元勲佐命封章武
郡王轉太宰千尚神武妹樂陵長公主以親地見待自
預勤王常總大衆威望之重為諸將所伏而最為嚴猛
曾詣京師魏譙王元孝友於公門言戲過常無能面折
者千正色責之孝友大慙時人稱善薨贈假黃鉞太宰
給輜輶車謚曰景烈千不知書署名為千字逆上畫之
時人謂之穿鎚又有武將王周者署名先為吉而後成
其外二人至孫始竝知書千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宇

伏敬位儀同三司卒子士文嗣士文性孤直雖鄰里至親莫與通狎在齊襲封章武郡王位領軍將軍周武帝平齊山東衣冠多來迎唯士文閉門自守帝奇之授開府儀同三司隨州刺史隋文受禪加上開府封湖陂縣子尋拜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無餘財其子嘗噉官厨餅士文枷之於獄累日杖之二百步送還京僮隸無敢出門所買鹽菜必於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門親故絕迹慶弔不通法令嚴肅吏人股戰道不拾遺

有細過必深文陷害嘗入朝遇上賜公卿入左藏任取
多少人皆極重士文獨口銜絹一匹兩手各持一匹上
問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足餘無所須上異之別賞遺
之士文至州發摘姦諂長吏尺布斗粟之贓無所寬貸
得千人奏之悉配防嶺南親戚相送哭聲遍於州境至
嶺南遇瘴厲死者十八九於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
文聞之令人捕搦捶楚盈前而哭者彌甚司馬京兆韋
焜清河令河東趙達二人竝苛刻唯長史有惠政時人

語曰刺史羅殺政司馬蝮蛇瞋長史含笑判清河生喫
人上聞歎曰士文暴過毒獸竟坐免未幾為雍州長史
謂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窺候貴要無乃必死此官及下
車執法嚴正不避貴戚賓客莫敢至門人多怨望士文
從妹為齊氏嬪有色齊滅後賜薛公長孫覽覽妻鄭氏
妬譖之文獻后令覽離絕士文恥之不與相見後應州
刺史唐君明居母憂娉以為妻由是君明士文竝為御
史劾士文性剛在獄數日憤恚而死家無餘財有三子

朝夕不繼親賓無贍之者

韓軌字伯年太安狄郡人也少有志操深沉喜怒不形於色神武鎮晉州引為鎮城都督及起兵於信都軌贊成大策從破尒朱兆於廣阿又從韓陵陣封平昌縣侯仍督中軍從破尒朱兆於赤嶺再遷秦州刺史甚得邊和神武巡秦州欲以軌還仍賜城人戶別絹布兩疋州人田昭等七千戶皆辭不受唯乞留軌神武嘉歎乃留焉頻以軍功進封安德郡公遷瀛州刺史在州聚斂

為御史糾劾削除官爵未幾復其安德郡公歷位中書
令司徒齊受禪封安德郡王軌妹為神武所納生上黨
王渙復以勲庸歷登台鉉常以謙恭自處不以富貴驕
人後拜大司馬從文宣征蠕蠕在軍暴疾薨贈假黃鉞
太宰太師謚曰肅武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子晉明嗣
天統中改封東萊王晉明有俠氣諸勲貴子孫中最留
心學問好酒誕縱招飲賓客一席之費動至萬錢猶恨
儉率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美

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武平末除尚書左僕射百餘日便謝病解官

段榮字子茂姑臧武威人也祖信仕沮渠氏後入魏以豪族徙北邊仍家於五原郡父連安北府司馬榮少好歷術專意星象正光中謂人曰吾今觀玄象察人事不及十年當有亂矣亂起此地天下因此橫流無可避也未幾如言榮初之杜洛周因奔尔朱榮及神武起兵榮贊成之神武南討鄴留榮鎮信都仍授定州刺史時攻

鄴未克榮轉輸無闕神武入洛論功封姑臧縣侯轉授
瀛州刺史榮妻武明皇后長姊也榮恐神武招私親之
議固推諸將竟不之州尋歷相濟秦三州所在百姓愛
之神武將圖關右榮稱未可及渭曲敗神武曰不用段
榮言以至於此尋除山東大行臺領本州流人大都督
甚得物情卒贈太尉謚曰昭景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
二年重贈大司馬尚書令武威王長子韶嗣

韶字孝先少工騎射有將領才略以武明皇后甥神武

益器愛之常置左右以為心腹領親信都督神武拒介
朱兆於廣阿憚兆兵衆韶曰所謂衆者得衆人之死所
謂彊者得天下之心介朱裂冠毀冕拔本塞原芒山之
會縉紳何罪殺主立君不脫旬朔天下從亂十室而九
王躬昭德義誅君側之惡何往而不克哉神武曰吾雖
以順討逆恐無天命韶曰聞小能敵大小道大淫皇天
無親唯德是輔今介朱外賊天下內失善人智者不為
謀勇者不為鬪不肖失職賢者取之復何疑也遂與挑

戰敗之頻以軍功封下洛縣男後迴賜父爵姑臧縣侯

芒山之役為賀拔勝所窘韶從傍馳馬反射斃其馬追
騎不敢進遂免賜鞍下馬并金進爵為公及征玉壁攻
城未下神武不豫謂太司馬斛律金司徒韓軌左衛將
軍劉豐等曰吾每謂孝先論兵殊有英畧若比來用其
謀可無今日之勞矣吾患危篤欲委孝先以鄴下事若
何金等咸曰知臣莫若君實無出孝先者仍令韶從文
宣鎮鄴召文襄赴軍顧命文襄以孝先為託令軍旅大

事竝與籌之及神武崩侯景反文襄還鄴留韶守晉陽
委以軍事加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文宣受禪除
尚書右僕射遷冀州刺史天保四年梁將東方白額潛
至宿豫韶討之既至會梁將嚴超達等軍逼涇州陳
霸先將攻廣陵尹令思謀襲盱眙三軍咸懼韶謂諸將
曰自梁氏喪亂國無定主人懷去就霸先外託同德內
有離心吾揣之熟矣乃留儀同三司敬顯雋等圍宿豫
自倍道赴涇州塗出盱眙令思不虞大軍卒至望旗而

奔進破超達軍迴復廣陵霸先遁走旋師宿豫遣辯士
喻白額白額開門請盟盟訖度白額終不為用斬之并
其諸弟竝傳首京師封平原郡王歷司空司徒大將軍
尚書令太子太師以繼母憂去職尋起為大司馬仍為
尚書令遷錄尚書事并州刺史後與東安王婁叡平高
歸彥遷太傅仍涖并州為政不存小察甚得人和周文
遣將率羌夷與突厥合衆逼晉陽武成自鄴倍道赴之
時大雪諸將或欲逆之韶曰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

破之必矣遂大破之進位太師周冢宰宇文護母閭氏
先配中山宮護聞尚存乃因邊境移書請還其母并通
隣好韶以為護外託為相其實王也為母請和不通一
介之使據移送書恐示以弱且外許之待通和往復放
之未晚不聽遂遣使以禮將送護得母仍遣將尉遲迴
等襲洛陽詔蘭陵王長恭大將軍斛律光擊之軍次芒
山下逗留未進武成召韶欲赴洛陽圍但以突厥為慮
韶曰北虜侵邊事等疥癬西羌闕逼是膏肓之病帝仍

令韶督精騎一千發晉陽五日便濟河遇周軍於大和谷與將軍陣以待之韶為左軍蘭陵王為中軍律斛光為右軍上山逆戰韶且却引待其力斃下馬擊之周人大潰洛城圍亦即奔遁除太宰封靈武縣公天統三年除左丞相四年別封永昌郡公食滄州幹武平二年出晉州道到定隴築威敵平寇二城而還二月周師來寇遣韶與右丞相斛律光太尉蘭陵王長恭往行達西境有栢谷城者敵之絕險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

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會兵在南
道今斷其要路救不能來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
之一旦可盡遂攻之城潰仍城華谷置戍而還封廣平
郡公是月周又遣將攻邊斛律光先率軍禦之韶亦請
行五月到服秦城西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韶抽壯
士從北襲之使人潛度河告姚襄城中內外相應進戰
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
地險不可攻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道破服秦併力圖

之從之六月徙圍定陽七月屠其外城時韶病在軍中
謂蘭陵王曰此城三面重澗竝無走路唯慮東面一處
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長恭乃設伏其夜果如策伏兵
擊之大潰韶竟以病薨賜溫明祕器輜輶車軍校之士
陣送至平恩墓所發卒起冢贈假黃鉞相國太尉錄尚
書事謚忠武韶出總軍旅入參幃幄功既居高重以婚
媾之故望傾朝野而長於計略善於御衆得將士之心
又雅性溫慎有宰相之風教訓子弟閨門雍肅事後母

以孝聞齊代勲貴家罕有及者然僻於好色雖居要重

微服間行魏黃門郎元瑀妻皇甫氏緣瑀謀逆沒官韶

美之上啟固請文襄賜之別宅處之禮同正嫡尤嗇於

財親戚故舊略無施與其子深尚公主并省丞郎在家

佐事十餘日事畢辭還人唯賜一杯酒元妃所生三子

懿深亮皆官達懿字德猷尚潁川長公主拜駙馬都尉

襲封平原王位行臺右僕射兼殿中尚書卒子寶鼎尚

中山長公主隋開皇中開府儀同三司大業初卒於饒

州刺史深字德深美容貌寬謹有父風天保中受父封
姑臧縣公尚東安公主位侍中韶病篤詔封深濟北王
以慰其意入周拜大將軍郡公坐事死亮字德堪隋大
業初位汴州刺史卒於汝南郡守

韶弟孝言少警發有風儀齊受禪其兄韶以別封霸城
縣侯授之歷中書黃門侍郎典機密又歷祕書監度支
尚書清都尹孝言本以勲戚致位通顯驕奢無憚曾夜
過其客宋孝王家呼坊人防援不時赴遂拷殺之又與

諸淫婦密遊其夫覺又拷掠而殞時苑內須果木課人間及僧寺備輸孝言悉分向其私宅種植又殿內及園中須石差車從漳河運載復分車迴取事發出為海州刺史累遷吏部尚書祖珽執政將廢趙彥深引孝言為助加侍中孝言待物不平抽擢非賄則舊有將作丞崔成於衆中抗言尚書天下尚書豈獨段家尚書也孝言無辭以對唯厲色遣下尋除中書監加特進又託韓長鸞共構祖珽之短及珽出後孝言除尚書右僕射仍掌

選恣情用捨請謁大行敕浚京城北隍孝言監作儀同

三司崔士順將作大匠元士將太府少卿酈孝裕尚書

左戶郎中薛叔昭司州中從事崔龍子清都尹丞李道

隆鄴縣令尉長卿臨漳令崔象成安令高子徹等竝在

孝言部下典作日別置酒高會諸人膝行跪伏稱觴上

壽或自陳屈滯更請轉官孝言意色揚揚以為已任皆

隨事報答許有加授富商大賈多被銓擢所進用人士

咸是險縱之流尋遷左僕射特進侍中如故孝言富貴

豪侈尤好女色後取婁定遠妾董氏大耽愛之為此內
外不和更相糾列又於晉陽監作坐事除名徙光州隆
化主敗後有敕追還孝言雖黷貨無厭恣情酒色然舉
止風流招致名士美景良辰未嘗虛棄賦詩奏伎以盡
歡洽雖草萊之士粗闕文藝多引入賓館與同興賞其
貧躋者亦時乞遺時論復以此多之齊亡入周位上開
府

斛律金字阿六敦朔州敕勒部人也高祖倍侯利魏道

武時內附位大羽真賜爵孟都公祖幡地斤殿中尚書

父那瓌光祿大夫贈司空金性敦直善騎射行兵用匈奴

法望塵知馬步多少嗅地知軍度遠近初為軍主與

懷朔鎮將楊鈞送蠕蠕主阿那瓌瓌見金獵射歎其工

及破六韓拔陵構逆金擁衆屬焉署金為王金度陵終

敗乃統所部叛陵詣雲州魏除為第二領人酋長秋朝

京師春還部落號曰鴈臣仍稍引南出黃瓜堆為杜洛

周所破與兄平二人脫身歸尔朱榮為別將孝莊立賜

爵阜城男位金紫光祿大夫神武密懷匡復金贊成大
謀太昌初為汾州刺史進爵為侯從神武破紇豆陵於
河西沙苑之役神武以地阨少却軍為西師所乘遂亂
張華原以簿帳歷營點兵莫有應者神武將集兵便戰
金曰衆散將離其勢不可復用宜急向河東神武據鞍
未動金以鞭拂馬神武乃還於是大崩喪甲士八萬侯
景斂西魏力人持大棒守河橋衣甲厚射之不入賀拔
仁候其轉面射一發斃之是役也無金先請還幾至危

矣及高仲密西叛周文攻洛陽從神武破之還除大司馬改封石城郡公金性質直不識文字本名敦苦其難署改名為金從其便易猶以為難司馬子如教為金字作屋況之其字乃就神武重其古質每誡文襄曰爾所使多漢有讒此人者勿信之及文襄嗣事為肆州刺史文宣受禪封咸陽郡王天保三年就除太師四年解州以太師還晉陽車駕幸其第六宮及諸王盡從置酒極夜方罷帝欣甚詔金第二子豐樂為武衛大將軍賜帛

五千匹謂曰公元勳佐命父子忠誠朕當結以婚姻永為藩衛仍詔金孫武都尚義寧公主成禮之日帝從皇太后幸金宅皇后太子諸王皆從其見待如此後蠕蠕為突厥破散慮其犯塞詔金屯兵白道以備之多所俘獲并表陳虜可取狀文宣乃與金共討之進位右丞相食齊州幹遷左丞相帝晚年敗德嘗持稍走馬以擬金曾者三金立不動於是賜物千段孝昭踐阼納其孫女為皇太子妃詔金朝見聽乘步挽車至階武成即位禮

遇彌重又納其孫女為太子妃金曾遣人獻食中書舍人李若誤奏云金自來武成出昭陽殿敕侍中高文遙將羊車引之若知事誤更不敢出映廊下文遙還覆奏帝罵若云空頭漢合殺亦不加罪金長子光大將軍次子羨及孫武都竝開府儀同三司出鎮方岳其餘子孫皆封侯貴達一門一皇后二太子妃三公主尊寵當時莫比金嘗謂光曰我雖不讀書聞古來外戚梁冀等無不傾滅女若有寵諸貴人妬女若無寵天子嫌之我家

直以立勲抱忠致富貴豈藉女也辭不獲免常以為憂
天統三年薨年八十贈假黃鉞相國太尉公贈錢百萬
謚曰武子光嗣

光字明月馬面彪身神爽雄傑少言笑工騎射初為侯
景部下彭樂謂高敖曹曰斛律家小兒不可三度將行
後奪人名以庫直事文襄從出野見鴈雙飛來文襄使
光馳射之以二矢俱落馬後從金西征周文帝長史莫
孝暉在行間光年十七馳馬射中之因禽於陣神武即

擢授都督封永樂子又嘗從文襄於洹橋校獵雲表見
一大鳥射之正中其頸形如車輪旋轉而下乃鵬也丞
相屬邢子高歎曰此射鵬手也當時號落鵬都督齊受
禪別封西安縣子皇建元年進爵鉅鹿郡公時樂陵王
百年為皇太子求妃孝昭以光世載醇謹納其長女為
太子妃歷位太子太保尚書令司空司徒河清三年周
大司馬尉遲迥齊公憲庸公王雄等衆十萬攻洛陽光
率騎五萬馳往戰於芒山迥等大敗光親射雄殺之迥

憲僅而獲免仍築京觀武成幸洛陽策勲遷太尉初文
宣時周人常懼齊兵之西度恒以冬月中河推冰及帝
即位朝政漸紊齊人推冰懼周兵之逼光憂曰國家常
有吞關隴之志今日至此而唯翫聲色先是武成納光
第二女為太子妃天統元年拜皇后光轉大將軍三年
六月父喪去官其月詔起光及弟羨竝復位秋除太保
襲爵咸陽王遷太傅十二月周軍圍洛陽壅絕糧道武
平元年正月詔光率步騎三萬禦之鋒刃纔交周將宇

文桀衆大潰直到宜陽軍還擊周齊王憲等衆大潰詔
加右丞相并州刺史其年冬光又率步騎五萬於玉壁
築華谷龍門二城與憲相持憲不敢動二年率衆築平
隴等鎮戍十三所周柱國抱罕公普屯威柱國韋孝寬
等來逼平隴光與戰於汾水大破之周遣其柱國紇干
廣略圍宜陽光率步騎五萬赴之戰于城下取周建安
等四戍捕千餘人而還軍未至鄴敕令便放兵散光以
功勲者未得慰勞若散恩澤不施乃密表請使宣旨軍

仍且進朝廷發使遲留軍還將至紫陌光駐營待使帝
聞光軍營已逼心甚惡之急令舍人追光入見然後宣
勞散兵拜左丞相別封清河郡公光嘗在朝堂垂簾而
坐祖珽不知乘馬過其前光怒謂人曰此人乃敢爾後
珽在內省言聲高慢光過聞之又怒珽知光怒賂其從
奴搥頭曰自公用事相王每夜抱膝歎曰盲人用權國
必破矣珽省事褚士達夢人倚戶授其詩曰九升八合
粟角斗定非真堰却津中水將留何處人以告珽珽占

之曰角斗斛字津却水何留人合成律字非真者解斛
律於我不實士達又言所夢狀乃其父形也珽由是懼
又穆提婆求娶光庶女不許帝賜提婆晉陽之田光言
於朝曰此田神武以來常種禾飼馬以擬寇難今賜無
乃闕軍務也帝又以鄴清風園賜提婆租賃之於是官
無菜賒買於人負錢三百萬其人訴焉光曰此菜園賜
提婆是一家足若不賜提婆便百官足由是祖穆積怨
周將韋孝寬懼光乃作謠言令間諜漏之於鄴曰百斗

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櫛樹不扶自
豎班讀之曰盲老公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
小兒歌之於路提婆聞以告其母令萱以饒舌為斥已
盲老公謂祖珽也遂協謀以謠言啟帝曰斛律累世大
將明月聲震關西豐樂威行突厥女為皇后男尚公主
謠言可畏帝以問韓長鸞鸞以為不可事寢光又嘗謂
人曰今軍人皆無禪袴後宮內參一賜數萬匹府藏稍
空此是何理受賜者聞之皆曰天子自賜我闕相王何

事珽又通啟求見帝使以庫車載入珽因請問唯何洪
珍在側帝曰前得公啟即欲施行長鸞以為無此理未
可珽未對洪珍進曰若本無意則可既有此意不決行
萬一事泄如何帝然洪珍言而猶預未決班令武都妾
兄顏玄告光謀為不軌又令曹魏祖奏言上將星盛不
誅恐有災禍先是天狗西流占曰秦地案秦即咸陽也
自太廟及光宅竝見血先是三日鼠常晝見光寢室常
投食與之一朝三鼠俱死又牀下有二物如黑猪從地

出走其穴膩滑大蛇屢見屋脊有聲如彈丸落又大門橫木自焚擣衣石自移既而丞相府佐封士讓密啟云光前西討還敕令便放兵散光令軍逼帝京將為不軌不果而止家藏弩甲奴僮千數每使豐樂武都處陰謀往來若不早圖恐事不可測帝謂何洪珍曰人心亦大聖我前疑其欲反果然帝性怯恐即有變令洪珍馳召祖珽告之又恐追光不從命珽因請賜其一駿馬令明日乘至東山遊觀須其來謝因執之帝如其言光將上

馬頭眩及至引入涼風堂劉桃枝自後撲之不倒光曰
桃枝常作如此事我不負國家桃枝與力士三人以弓
絃罨其頸遂拉殺之年五十八血流於地剗之迹終不
滅於是下詔稱其反族滅之使二千石郎邢祖信掌簿
籍其家珽於都省問所得物祖信曰得弓十五張宴射
箭一百貝刀七口賜稍二張珽又厲聲曰更得何物曰
得棗子枝二十束擬奴僕與人鬪者不問曲直即以杖
之一百珽大慙乃下聲曰朝廷已加重刑郎中何可分

雪及出人尤其抗直祖信慨然曰好宰相尚死我何惜
餘生祖信少年時父遜為李庶所卿因詣庶謂庶曰暫
來見卿還辭卿去庶父諧杖庶而謝焉光居家嚴肅見
子弟若君臣雖極貴盛性節儉簡聲色不營財利杜絕
饋餉門無賓客罕與朝士交言不肯預政事每會議常
獨後言言輒合理將有表疏令人執筆口占之務從省
實行兵用匈奴卜法吉凶無不中軍營未定終不入幕
或竟日不坐身不脫介冑常為士卒先有罪者唯大杖

過背未嘗妄殺衆皆爭為之死宜陽之役謂周人曰歸
我七年人不然取爾十倍周人即歸之在西境築定誇
諸城馬上以鞭指畫所取地皆如其言拓地五百里而
未嘗伐功板築之役鞭撻人士頗稱其嚴自結髮從戎
未嘗失律深為鄰敵懾憚罪既不彰一旦屠滅朝野惜
之周武帝聞光死赦其境內後入鄴追贈上柱國崇國
公指詔書曰此人若在朕豈得至鄴長子武都位特進
開府儀同三司梁克二州刺史所在唯事聚斂光死遣

使於州斬之小子鍾年甫數歲獲免周朝襲封崇國公
隋開皇中卒於車騎將軍

羨字豐樂少機警善騎射河清三年為都督幽州刺史
其年突厥十餘萬寇州境羨總諸將禦之突厥望見軍
容齊整遂不敢戰遣使求款附天統元年五月突厥可
汗遣使請朝貢自是歲時不絕羨有力焉詔加行臺僕
射羨以虜屢犯邊塞自庫推戍東拒於海二千餘里其
間凡有險要或斬山築城斷谷起障并置立戍邏五十

餘所又導高粱水北合易京東會於潞因以灌田公私
獲利在州養馬二千匹部曲三千以備邊突厥謂之南
面可汗四年遣行臺尚書令別封高城縣侯羨歷事數
帝以謹直稱雖極榮寵不自矜尚以合門貴盛深以為
憂武平元年乃上書推讓乞解所職詔不許其年秋進
爵荊山郡王羨慮禍使人騎快驪迎至鄴無日不得音
問後二日鄴使不至家人乞養憂之又夢著枷鎖勸豐
樂速奔突厥羨不從占其夢曰枷者加官鎖者鎖鎖吉

利及光誅敕中領軍賀拔伏恩等十餘人馳驛捕之遣
領軍大將軍鮮于桃枝洛州行臺僕射獨孤永業便發
定州騎卒續進伏恩等既至門者白羨曰使人衷甲馬
汗宜閉城門羨曰敕使豈可疑拒出迎之遂見執死於
長史聽事謂其妻曰啟太后臣兄弟死自當知臨刑歎
曰富貴如此女為皇后公主滿家常使三百兵何得不
敗并害五子年十五已下者宥之羨未誅前忽令其在
州諸子五六月鎖頸乘驢出城合家泣送之至閤日晚

而歸吏人莫不驚異行燕郡守馬嗣明道術之士也為
羨所欽竊問之答云須有攘厭數日而有此變羨及光
並工騎射少時獵父金命子孫會射而觀之泣曰明月
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日
令出田還即効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掖羨獲雖多非
要害之所光恒蒙賞羨或被捶人問其故云明月必背
上著箭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矣聞者服其
言金兄平少便弓馬神武起以都督從皇建初封定陽

郡公後為青州刺史卒贈太尉

論曰齊神武以晉陽戎馬之地霸圖攸屬練兵訓旅遙制朝權鄴都機務情寄深遠孫騰高隆之司馬子如等俱不能清貞守道以康亂為懷而厚歛貨財填彼溪壑昔蕭何之鎮關中荀彧之居許下不亦異於是乎賴文襄入輔責以驕縱厚遇崔暹奮其霜簡不然則君子屬厭豈易聞焉子如徒以少相親重情深昵狎義非草昧恩結寵私勲德莫聞坐致台輔消難去齊歸周義非殉

國向背不已晚又奔陳一之謂甚胡可而再膺之風素
可重幼之清簡自立有足稱者竇泰尉景婁昭庫狄干
韓軌等並以外戚近親屬雲雷之舉位非寵進功籍勢
成附翼攀鱗鬱為佐命之首定遠以常人之才而因趙
郡忠正將以志除朝蠹謀逐佞臣而信納姦凶反受其
亂遂使庸豎肆毒賢戚見誅敗政害時莫大於此鄙語
曰利以昏智況定遠非智者乎段榮以姻戚之重遇時
來之會功伐之地亦足稱焉韶光輔七君克隆門業每

出當閫外或任處留臺以猜忌之朝終其眉壽屬亭侯
多敬言為有齊上將豈其然乎當以志謝矜功名不踰實
不以威權御物不以智數要時欲求覆餗其可得也禮
云率性之謂道此其効歟斛律金以神武撥亂之始翼
成王業忠欵之至成此大功故能終享遐年位高百辟
視其盈滿之戒動之微也纔及後嗣遂至誅夷既處威
權之重蓋符道家所忌光以上將之子有沈毅姿戰將
兵權暗同韜畧臨敵制勝變化無方自關河分隔年將

四紀以高氏霸王之期屬宇文草創之日出軍薄伐屢挫兵威而太寧已還東隣浸弱關西前收巴蜀又殄江陵叶建瓴而用武成并吞之壯志光每臨戎誓衆式遏邊鄙戰則前無完陣攻則罕有全城齊氏必致拘原之師秦人無復啟關之策而世亂讒勝詐以震主之威主暗時艱自毀藩籬之固昔李牧之為趙將也北翦胡寇西却秦軍郭開譖之牧死趙滅其議誅光者豈秦之反間歟何同術而同亡也內令諸將解體外為彊隣滅讐

嗚呼後之君子可為深戒者歟

北史卷五十四

北史卷五十四考證

高隆之傳尋以本官錄尚書事○官監本訛官今改從南本

司馬消難傳邢子才王元景魏收陸卬崔瞻等皆遊其門○瞻南本作瞻

尉景傳改封長樂郡公歷太保太傅○歷字下監本衍為字今從閣本刪去

段韶傳軍次芒山下○芒監本訛芸今改從南本

諸將莫肯攻圍○肯監本訛可今從閣本

斛律金傳位大羽真○一本作大羽鎮將

光傳懼周兵之逼○逼監本訛遙今改從南本

北史卷五十四考證

謹案第三十八頁前八行聞者服其言刊本言訛

官據毛本改

第三十八頁後八行恩結寵私刊本結訛納據毛

本改





覆校官編修臣劉種之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鄭遇亨